

More, Похищени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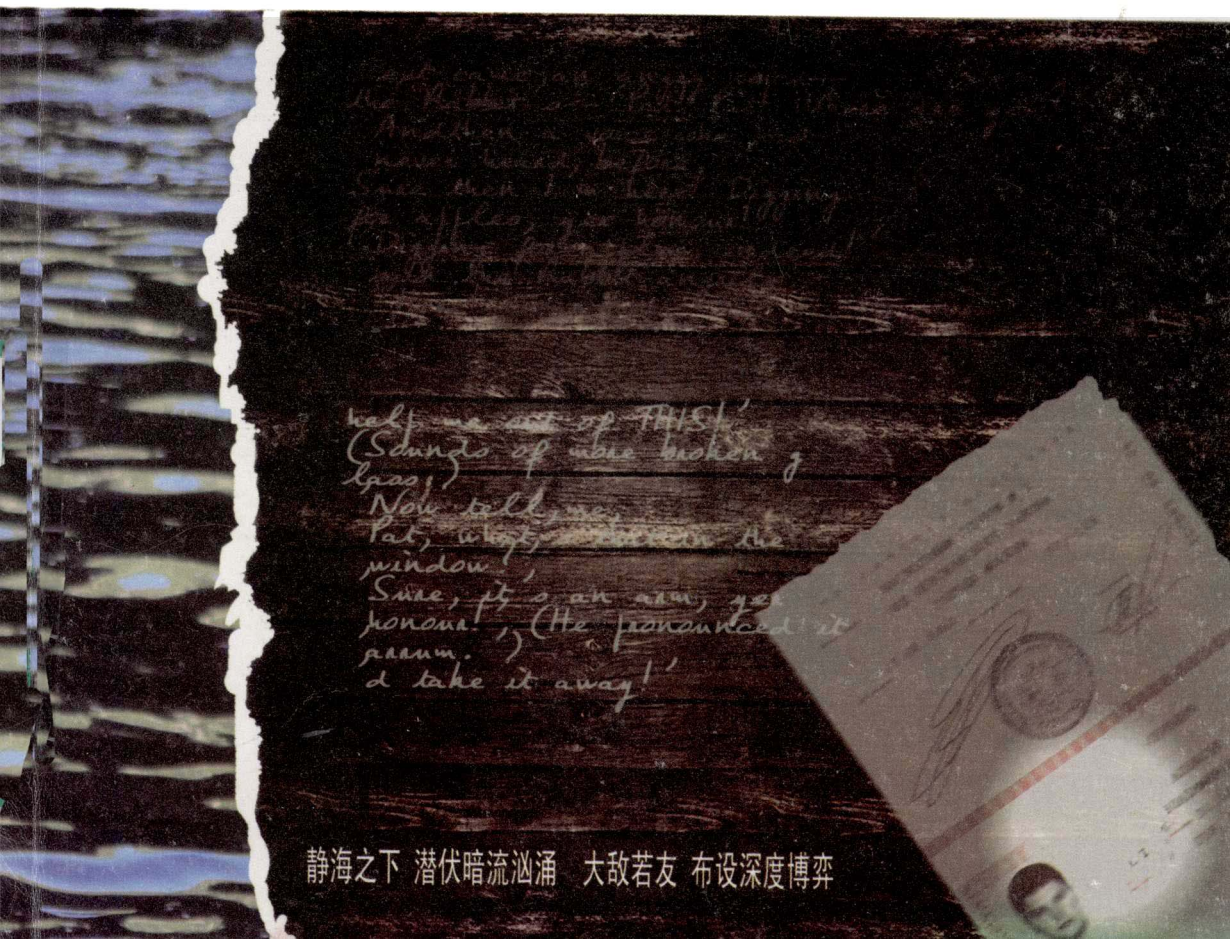
深度挟持

Сергей Звелев

(俄) 谢尔盖·兹维列夫 著
于大卫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静海之下 潜伏暗流汹涌 大敌若友 布设深度博弈

深度挟持

Море, похищен

(俄) 谢尔盖·兹维列夫 著

于大卫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度挟持 / (俄罗斯) 兹维列夫 著 ; 于大卫 译 .

—北京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2011.1

书名原文 : Море, Похищенное

ISBN 978-7-5033-2306-5

I. ①深… II. ①兹…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7962号

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图字 : 军-2010-095号

根据 : EskonoPress2006年版译出

书 名 : 深度挟持

作 者 : 谢尔盖·兹维列夫 著 于大卫 译

责任编辑 : 兰 草

封面设计 : 红 狐

出版发行 :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 100035

电 话 : 66531659

E-mail :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 本 :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 350千字

印 张 : 15.75

印 数 : 1-5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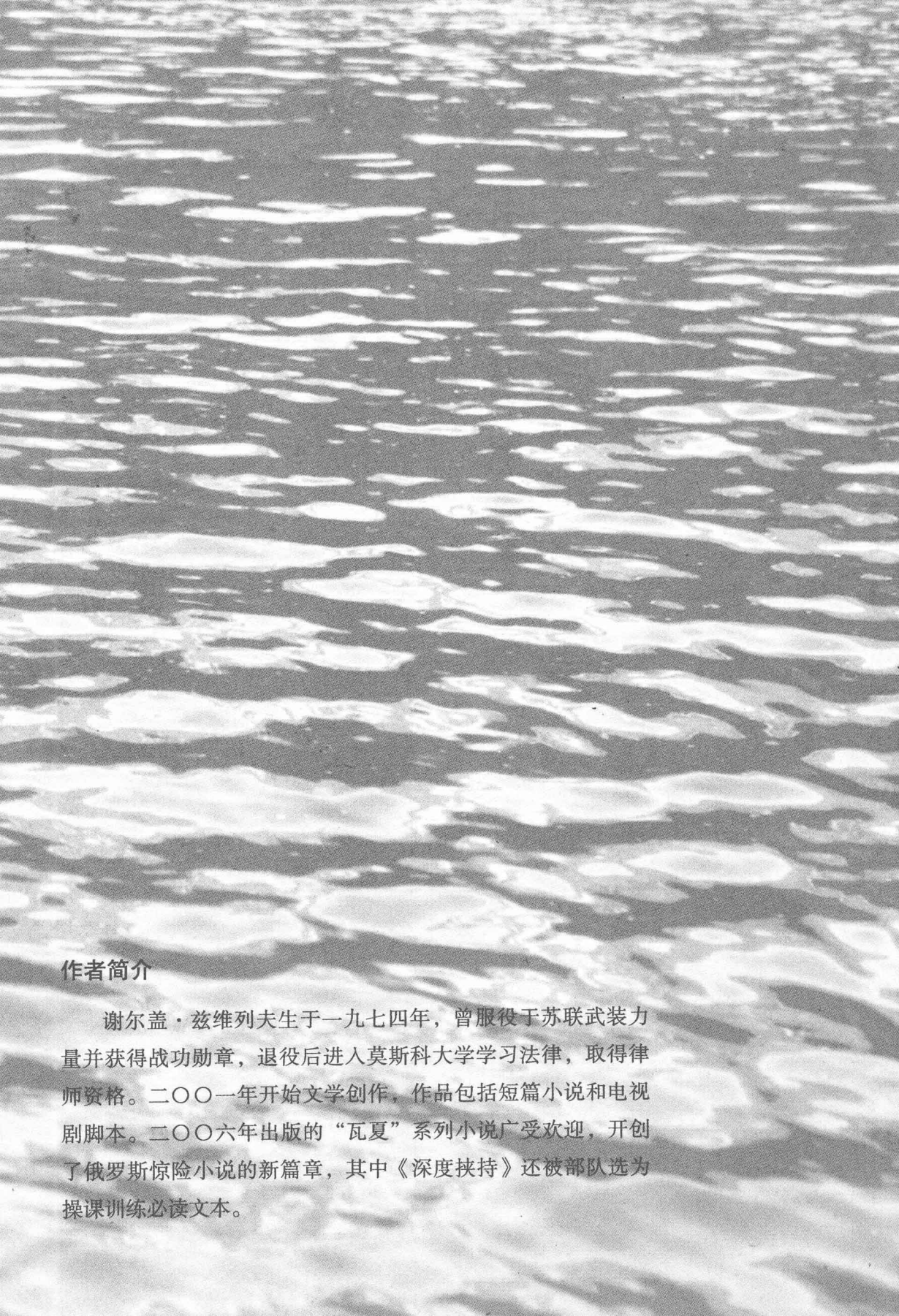
版 次 : 2011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1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33-2306-5

定 价 : 4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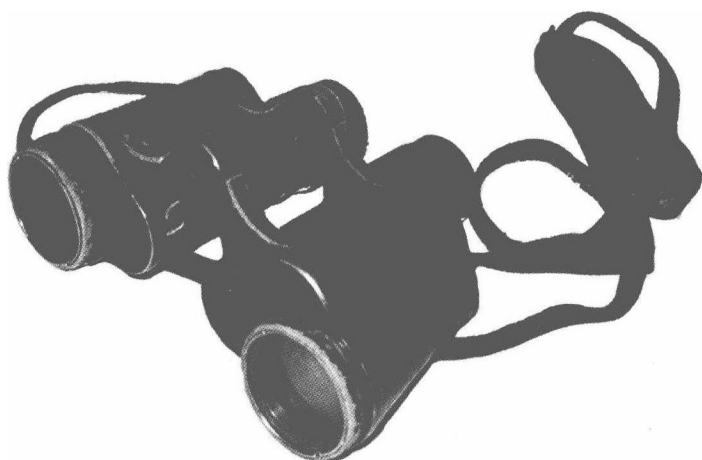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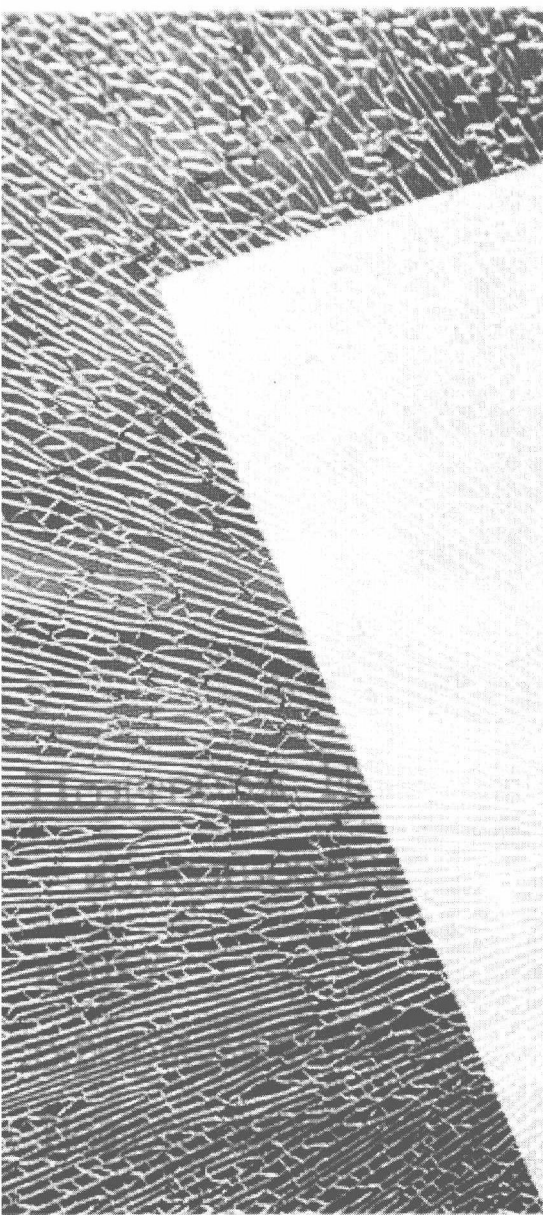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谢尔盖·兹维列夫生于一九七四年，曾服役于苏联武装力量并获得战功勋章，退役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取得律师资格。二〇〇一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包括短篇小说和电视剧脚本。二〇〇六年出版的“瓦夏”系列小说广受欢迎，开创了俄罗斯惊险小说的新篇章，其中《深度挟持》还被部队选为操课训练必读文本。

Море, Похищенное
Сергей Звелев

深度挟持





目 录

第一章 游客 /1

第二章 海警 /45

第三章 特工 /75

第四章 盟友 /121

第五章 杀手 /147

第六章 魔鬼 /197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water with a white diagonal shape. The water is dark with many small, light-colored ripples and reflections, creating a textured appearance. A large, white, diagonal shape, possibly a piece of paper or a boat's hull, cuts across the frame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top right. The text is printed on this white shape.

第一章 游 客

Туристка

里海。

海面平静，水波不兴，湛蓝的天空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与大海融为一体。

夏季即将结束，并无定向的微风时起时落，预兆一个凉爽秋天就要到来。正午时分，艳阳高挂，高天飘过几朵浮云，只有远处轮船马达的低吟和海鸟的鸣叫声稍稍打破海天之间的宁静。

“图拉号”小型货轮由东北向西南海域全速航行。船上共有三个人，船主兼船老大阿利姆和他的两位主顾。驾驶舱是半开放式的，除了前沿齐胸高的前挡板，就只有半截遮雨的顶棚，驾驶者身后的机箱高低错落，让这里不能再多容纳一个人，一块半人高的壁板与后面的舱位隔开。站在驾驶台前的阿利姆是个五十多岁的强壮汉子，他手握大号的镶花木质船舵，娴熟老道的架势透着一股傲然自得，他不时拨弄一下仪表板上的键盘和旋钮，让轮机发出不同的响动，货船随后像一头未被驯服的怪兽一样慢吞吞地转向、提速。这条油轮实在太旧了，上面的一切都显得不伦不类：船舵和仪表盘都是依船主的喜好经过改装自制的，操纵杆和各种旋钮也是七拼八凑，模样怪异或者磨损得变了形，处处斑驳的油污替代了原有的油漆色。

驾驶舱隔板后半圆形凹陷和几把铁皮座椅就是乘客舱了。两个乘

客，一个又黑又矮，体形粗肥且面相粗鄙的年轻人，显得活泼好动，总是带着一种难以满足的神情，让人看出他不过是个听差；另一个人也不到三十岁，身材结实匀称，浓密的眉毛下眼窝深邃，蓝灰色的瞳仁里闪着机灵的光，显得友善、乐于交往。正是他的言谈举止让船夫觉得放心，答应跟他们跑一趟。一个多钟头前，两个人在码头村找到船主，要求租他的船运送一次货物。

“请您帮趟忙了。至于报酬，我想您一定会满意的。”年轻人对船老大说，同时像一个体面的商人那样握着他满是油污的手，“我是谢多夫尼克。我们这趟生意安全合法，不会给您添任何附加的风险。这位是我的助手万尼亚，我们都管他叫黑人。”

谢多夫尼克，多可笑的名字^①！让船老大觉得它像一个不雅的绰号。还有，那个皮肤黝黑的家伙，头脸和四肢能看见的地方全都黑得像炭，难道他是喝里海的原油长大的？合法生意这句话，真还不如不说。这年月，找上他的生意人就是图他对航道熟悉，经验丰富这一条，这些人到底做的什么生意不言自明。说好价钱后，两个人带着船夫开船到附近渔港的一个早已废弃的码头上，从一辆油槽车上转装了整整一油箱的柴油。运输目的地是东南方两百海里的海面上，到那儿等待接应的大船。路途虽然不算近，几乎横穿半个里海，但雇主的绿票子很是让船主满意，而且两个人马上预付了一半的运费，算做定金。船夫暗自算计，只要不出意外，跑上这一趟花上个半天一天的，却可以净赚几千块美元，何乐而不为呢？海上几天之内无风无浪，这趟出航肯定稳赚不赔，冒点儿险也值了。

这条小型货轮并非专业运油船，运输舱不过加了两个大油槽，并不具备油船必备的自动装载系统，油槽满载不过5000立升，一般是用来为海上那些无法靠近海岸的远程货轮和大渔船加油的。船主有时会整整几天游弋在大船队附近，向那些准备不足的船夫们兜售柴油。也许是海上的阳光太过刺眼，从后视镜里看去，那个矮个儿戴上了浅色的墨镜，两个人老老实实坐在舱内，像受到惩罚的小学生一样规矩。船老大倒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这年头，从事海上营生的人，都是这副见不得人的德行，鬼祟阴险、充满猜忌。想要取得这些人的信任并不容易。这些家伙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生意也都是一锤子买卖，至

^① 与俄语“可以吃的”一词发音近似。

于他们运送的货物，雇主和受雇两方都心照不宣，完成生意就各走各的路。船夫有言在先，他答应跑这一趟，算是运气成全他们，因为这几天渔船跑的都是短途，长途加油的活计不多。运输原油的活儿他曾干过不少，不少走私船从西岸装了柴油，通过海路运到伏尔加河口地区，或者直接载往哈萨克斯坦沿岸，有时候，还要从北岸运回贩往西岸国家的紧俏物资：进口的家电、新款冒牌服装等内陆地区流行的货色。这条半非法的航道几年前成了两岸跑单帮的生意人发财之路。俄罗斯内陆地区原油价格比西岸产油区价格昂贵，西岸国家相对封闭而不成熟的对外贸易管道也让通过莫斯科的舶来品有了更广的销路。海上走私一直是里海周边国家大力打击的对象，但十几年的围剿收效不大，反而使它变成了缉私队与走私活动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不但养足了收受贿赂的警察们，也让走私集团的活动成了一种不公开的商业行为。吃里爬外的警察甚至与走私黑帮勾结，将缉私海域分区包给某些帮派团伙，只要付出一笔费用，他们完全可以担保一路畅通无阻，不会受到任何缉私船只的拦截和盘查。

这次情况有些不同，两个雇主选的是一条不常走船的航路，他们一直说要运到海上的交货地，到时候会有接应的船只，但现在海上连个鬼影子也看不见。船老大有点儿怀疑他们真正的企图。万一两人心怀不轨，他恐怕不是这两个年轻人的对手。可他们有什么理由加害他呢？他的这条船值不了几个钱，两个人付给他的预付金用来买这条破船也已绰绰有余，而那一沓绿票子，船老大已经当着他们的面留在了岸上自己家里，现在他两手空空，徒有一命。船夫琢磨不出到底会出什么意外，只能说服自己放宽心，一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下，驾驶台椅角的那根铁棍还横在那儿，那是他的临时扳手，遇到危险时完全可以拿它当做防身武器一用。

为了不让气氛太过尴尬，船主一边掌舵，一边作兴拉几句闲话。告诉两个年轻人说他们算是雇对了人，渔村里虽说有经验的航海老手不少，但是敢闯这条不同寻常的海路的人并不多，每年都有不少渔船在这片海域被围堵罚没，如果遇到风浪，那么这条航线就更像是经过一道鬼门关。油轮已经航行一个小时，海岸已经远远甩在身后，变成了一条模糊不清的虚线。或许货主已经觉得安全起来，两人像好奇的游客一样，轮流借用船主的望远镜欣赏着辽阔的海景。二人又不时对照着手里的海

图，远观近瞧，动手比划着，一会儿向东南，一会儿又转头朝北。船主只能听命，转动着舵轮，在海上走出一条左右摇摆的航路来，船老大的好兴致也快速消失。

“怎么减速了？”黑人猛不丁站了起来，不安地问。

“漩涡，还有暗流。这里很险，必须小心避开。”船主闷闷地说，语气中带着责怪，“按你们的指挥，我们进了这片危险区了。”

碧蓝的大海上倒映着天上的云朵，但海面以下，却是激流涌动的险地。多年行船的直觉告诉他，他们已经进入了那片避之不及的水域，只能硬着头皮闯过去了。这里的暗流闻名里海，有人说，那些秋冬季节海边掀起的狂风巨浪，就起于这片水域深处的不明暗流。暗流出现时毫无征兆，像盘海蛟龙一般突然在海面形成巨大漩涡，吞噬大小船只，将它们撕碎搅烂，沉入海底。有时候，那暗流会随着船只游走，船只像中了魔法，迷失航路，最后落入它的掌控。甚至有人传说这里的海面上曾有巨石横空出水，迎头把大船一劈两半，连人带船一起吞进魔鬼的腹囊。乍听上去这些故事像是老船夫们出于炫耀或用来维持营生的添油加醋，可一些不辨海象的新手在此迷失航路，甚至那些装载了探测雷达的船只也会意外迷航，这倒是实情。船夫早预料到他们的线路接近这片险境，有言在先要了高价，谁知到头来鬼使神差，还是一头扎了进来，不知是两个家伙自己无知，还是有意算计，反正他不得不自认命苦，祈求上苍开恩保佑了。

船夫忍住心里的闷火，两眼紧盯着正前方的海面。

“暗流？”当头的那个站起来，又举起望远镜朝远处望去。“就是这儿？我怎么没有看见什么漩涡暗流？”

“这一带海水的颜色十分特殊，只有老水手可以分辨暗流的走向，避免误入其中。很多船只在这儿迷失走不出去。这儿附近没有正式的航道，出了事遇到救援的机会很小。”船夫毫不掩饰他的沮丧。

“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头儿看了看表。“只剩下十几分钟。”

“能不能再开快点儿，船长？”黑人显得更急躁。船夫没有搭理他，只顾专注地看着前方的水面。

两个人终于看清了水下浮起的一团团暗黄色的水流，那是海流带起的泥沙。

“歇歇吧，还有两海里？我会把你们带到地方的，你们的船在哪

儿？”

后面没有回应。两个雇主离开船舱，登上了甲板。

“嗨，伙计们——”船老大回头看不见两个人，感到有些不对劲。他转向舱门上的后视镜，看见船尾的水面上拖出了一条浓黑色的尾巴，两个人正在船尾他看不见的角落里忙活着——他们从油箱口抽出了伸缩式加油管，接着拔出塞子，把油管扔进了海里。船夫立刻扭了一下操作旋钮，把船的方向定住，夺步冲出驾驶舱。

“哎，年轻人！怎么回事？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大声嚷着，上前拉动油管。“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您不在看着吗？下面的鱼虾们早就等不及了，”黑人嘿嘿笑了，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我打算放掉这些油，本来，它就是打海底来的嘛！”

“别理他，船长，”领头的那个半蹲在那儿，这时站起身走过来，伸出胳膊拦住船夫。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船夫急急地嚷着，挣脱了对方的拦阻，“我们约定在先，拉你们到大船卸货——”

“我们已经到了地方，就是这儿，”年轻人说着用手一指，强烈的阳光下，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带着调皮的笑意。

“我的船不是干这个的，无论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干！”船夫醒悟出什么似的，摇着头，警觉地看着他，转身快步返回驾驶舱，“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但不能把油往海里倒……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的，我只管把货运到地方，可不是来搞什么稀奇把戏的！”

“稀奇把戏，哈哈……”黑人笑了起来，“想看的戏法还没有上演哩。”

“船长，请您放心，这也是卸货工作的一部分，况且，不会给您带来任何麻烦，实际上，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领头的年轻人往船头走过来，用手指轻轻敲击着驾驶舱边的护栏，“我们的确到了指定交货地点，我们的船也该来了。”

经验和直觉告诉船夫，他和他的船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中，对方在完成一个非同寻常的计划，虽然他一时无法理解他们的真正目的。四周的大海寂静无比，仅凭借视觉观察，他也十分清楚至少半个钟头之内不会有任何过往船只靠近，而这段时间船上的油早就被卸入大

海。他自然是无法阻止他们的，只能尽快逃离这快地方，摆脱这两个家伙。他用力搬动制动杆启动已经熄火的马达，怎奈这艘破船的机件已经老旧，越着急越是打不起火来。

“不必着急，我们还要等上十几分钟。”谢多夫尼克不慌不忙地扫了一眼腕子上的手表，靠在驾驶舱门前看着手忙脚乱的船夫。驾驶舱门只有半米多高，防风玻璃也早已不知去向，但他只是悠闲自得地斜倚在门边，一只胳膊伏在门框上，欣赏什么似地看着船夫一次次猛拉制动杆点火。船就是发动不起来。

“不能让他胡来！”小个子嚷着也朝船头跑过来，好像并不在乎船主是否开船，而是发动的“突突突”声让他心烦。“我们不如在这儿……”他把手伸向了自己的外衣口袋。

马达终于发动起来。船夫取得了主动——船上的乘客来不及抓稳扶手，他就猛一打舵，差点把他们从狭窄的甲板甩入水中。“他妈的！不要把我逼急了！”黑人大叫一声，掏出了手枪，用枪口指着船夫，敲着驾驶舱门：“停！停下！”

船老大突然躬身向下，转瞬之间，一根粗大的铁棍已经在外面的人身上找到了落点。紧靠门边的一个灵巧地俯身躲过，黑人着实挨了重重的一击，一下子失去平衡，“扑通”一声落入大海。

手枪回到了谢多夫尼克的手上，但船老大冲出驾驶舱，把他撞翻在地。枪声响了，船夫躲过子弹，却无法逃出手枪的射程——在他犹豫是否继续抵抗还是跳水逃命的那一瞬间，又一颗子弹追上了他。

黑人在水中疯狂地扑腾着，让他不苟言笑的头儿也禁不住笑了起来，直到溺水者快要支撑不住，才解下船头的一根缆绳抛给他。远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影，那是一艘小型游艇，从速度上看，小船正在开足马力，快速驶向这里。

黑人拽着绳索游到船边，吃力地翻上甲板，像一条打蔫了的落水狗。他恼羞成怒，但除了大口地喘着粗气外，并不敢吭上一声。谢多夫尼克不去管他，径自到船舱里拿出望远镜观察那艘游艇。

“是，是我的兔子。”他说。

“这到底怎么处理，头儿？也许那家伙还没死。”溺水者脱掉精湿的外套，嘴里低声咒骂着。一条鲜血的溪流从船尾流过来，同他脚下的海水融合在一起。

头儿没搭理他。他观察着渐渐驶近的小艇，又用望远镜眺望身后的天空，好像希望从那里看到什么。

“它来得太早了，我们没时间处理这家伙，还有这条船，只能找个借口，说出了场意外。”指挥官放下望远镜，越过黑人，走上船尾的后甲板。黑人自己却不敢朝那个方向看。

“别急，我们的计划还刚开始，”头儿自言自语般地说。

刚开始就闹成这样。黑人用眼神说出这句话。

“是他自己找死。”另一个不屑地说。“他早晚要死，不过是提前找到了自己那颗子弹。”

“是意外。如果他不抢先攻击我们，我们也不会杀他。”黑人的话像是在安慰自己。

“不错，我们谁也不想杀人，但有时候在所难免，”谢多夫尼克在船尾徘徊了一会儿，朝船夫踢了一脚，确认他到底是死是活，悻悻地绕开染了血迹的地方。他转回船头，手里摆弄着那支手枪，把它放进裤袋，“这是‘海狮’执行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按时完成，额外的损失都算在‘海狮’头上。”

“算在‘海狮’头上？”黑人终于有了表达意见的胆量，“‘海狮’到底是谁？我刚差点儿丢了命，他知道吗？到底我这条命值多少钱？”

“住嘴吧，我们别无选择。”头儿打断了他的抱怨，厉声说，“记住，我们是有纪律的，虽然你是我的人，跟随我多年，但谁也不能例外。”他凶巴巴地盯着黑人，后者蜷身坐在甲板上，更显得狼狈，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就凭你那身手，多简单的行动也保不齐丢了性命。别忘了，我们能有今天，都是托公司的福。公司从来不会亏待你我，赢了这最后一仗，你我都有份。”

“你相信这个？”被呵斥的那个冷不丁反问道。

“相信！”头儿瞥了他一眼，眼神里的东西让人琢磨不透，“难道你不相信？”

“有点儿。为什么他从不露面？这个‘海狮’到底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

谢多夫尼克低头使劲搓着外套前襟上新染上的一块油污，没搭理

他。小艇驶近，马达在减速。黑人抬头瞟了一眼，他的头儿这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绅士般地笑了起来，然后轻身一跃站到狭窄的船帮上，平伸出两条胳膊保持着平衡，张开双臂呼喊起来：

“欢迎我的小兔子！欢迎故地重游，欢迎回到里海！”



两个情况通报让“海滨警卫分队”的值班室忙碌起来。

时间是下午三点半钟，午、晚两班进行交接，值班参谋无论是在基地值班，还是在野外巡逻执勤，都要在这个例行短会上互相通报各自地点的情况。交班事项也要跟地面雷达站、航空兵部队等其他有关单位作简单的通报，以便里海防备区监控中心将情况汇总、上报。警卫分队内部同时对下一班的执勤安排做出部署和调整。

第一个情况是本队发生的：海警分队队长季莫沙中午在巡逻途中在海上搭救了一名遇险女游客，她在一只橡皮艇中漂流多日，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成了警卫分队的核心话题，几个侦查参谋议论起来，全不当作一次救险，倒像队长本人有了一次艳遇。按说，海难救助并非海警分队的分内任务，国家海事局有自己的巡逻艇，负责近海和游客密集区的船只和人员安全，而海事局巡航队也只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向边防军或海警基地求助。但海警分队还是尽责尽能，发现紧急情况便立即通报对方，积极参与救援。

单独的海上遇险者很少见。季莫沙是驾驶水上飞机巡航回返时发现这个女人的。他看见百米下的水面上一条孤零零的橡皮艇，乘客耀眼的泳装一时让他误以为自己的航线偏移到了几百海里外的游客海滩。

“也许，这位女遇难者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吧。”值班室里有人插科打诨。

“没听到任何海上遇险通报，她是怎么从游客海滩给冲进里海中央的呢？”巴维尔中尉说。这个比武能手坐在挤巴巴的计算机椅里，盯着雷达屏幕上的扫描信息。

“你没读队长的分析报告？这几天冲击海滩的浪潮很大，退潮完全可能将游人卷走。她就这么漂啊漂，直到有幸遇到咱们队长。”中尉廖

沙说。是他协助队长做的善后工作，自认最有发言权。这是个机灵鬼，善于旁敲侧击，好话到了他嘴里，也能变个味道。

“女游客没有突然癫狂发作，那个专业词儿怎么说来着？对了，‘遇难获救综合症’！统计证明，几乎所有灾难获救女性都会同解救她的人陷入一种不能自己的感情，不单是因为他给了她新的生命……”巴维尔添油加醋地说。他调出当时的巡航记录，把水上飞机航拍的图像截图传输到主墙的投影屏幕上。只可惜图像质素太差，屏幕上模糊一片，只能辨认出一个红色的人影。

“队长，您发现她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但报告给指挥中心的时间，是十二点整。中间的十五分钟，都发生了什么？”根纳季是参谋里唯一的少尉，虽说年轻，但他什么事情都不忘插上一嘴，而且总是在要害部位下手。

季莫沙在总控台上观察海面上的实时信息表，调试网络服务器，没心思回应他们。

海警分队隶属于里海防备区的一个新型特种作战部队，而里海防备区是俄罗斯武装力量联合部队在里海地区的防务架构，承袭了北海舰队的建制模式，并从它的基层骨干抽调出一千人马组成了这支特种部队。海警分队驻扎在里海北岸一个叫做瓦奇卡的小渔村，人们因此称它为“瓦奇卡基地”。由于资源结构和生态环境的改变，瓦奇卡村处于废弃状态，渔民大部分已经迁往内地的城镇从事非渔业生产，小村荒落人稀。基地紧邻大海，是在礁石堆里建起来的一座三层石砌建筑，看上去很像一座海岸碉堡。守卫这“碉堡”的是三十八名训练有素的官兵。礁石滩外的海水虽然平静，但海底大陆架在几十米外便陡然变深，因而不适合旅游开发。一条新铺设的输油管道从这里探入海底，向西南方向延伸开去。

这输油管道也是海警分队驻扎此地的部分理由。

瓦奇卡基地按最新型的警备部队构建模式，三层楼体装备了无线电收发装置和先进的卫星接收设备，分队的附属设施包括营房、机库、仓房和山坡上的一片人工林地。虽然基地的院落围墙十分普通，但那座钢铁结构的雷达发射塔说明这里是军事禁地。值班室是分队的工作中心区，除了二十几名驻守战士外，分队的中层指挥官都是原部队里顶尖的突击兵，其中一名少校，两名上尉，两名中尉，一名少尉。值班员也是